

《写生翎毛图》(局部)(大英博物馆藏)。



清堆彩荔枝纹盒(故宫博物院藏)。

百果之中,无一可比

荔枝果肉雪白甘甜,自汉以来就一直为人们所追捧。西汉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中说“樱桃蒲陶,隐夫蓂棣,荅遯离支。”“离支”即荔枝,从字面上看是指离开枝叶。正如唐朝白居易所说,荔枝“若离本枝,一日而色变,二日而香变,三日而味变,四五日外,色香味尽去矣”。

唐代张九龄《荔枝赋》云:“百果之中,无一可比。”宋金时期,在陶瓷器、金银器和绘画中经常能看到荔枝的身影。上海博物馆珍藏了一幅宋代《荔枝图》。碧叶映衬下,数颗荔枝分布得错落有致,果熟待摘。果壳红中带绿,犹若朱砂中镶嵌一抹浅绿,其上布满细密的龟甲状裂纹。一些荔枝因熟透而裂开,雪白的果肉外露,引得蜜蜂寻香而来,甚为有趣。从荔枝的形态来看,很像是以清甜幽香著称的“挂绿”。

大文豪苏轼被贬岭南后,也对荔枝情有独钟。他曾诗兴大发,写下诗句“海山仙人绛罗襦,红纱中单白玉肤”,将荔枝比作身着华美红裳的玉肤仙人。此后,他又写下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千古名句,可见其对荔枝的喜爱。

元人对荔枝的喜爱,在龙泉窑瓷器上可见一斑。韩国新安海域沉船出水的元代龙泉窑青瓷荔枝纹菱口盘、浙江省博物馆珍藏的元代龙泉窑青瓷葵口荔枝盘就是其中的代表。两盘均釉色青绿,釉面细腻光滑。其中,菱口盘的盘心刻画

穿越千百年的荔枝
火珠压树红离离

“火珠压树红离离,五月炎州荔熟时。”你那里的荔枝上市了吗?5月,海南荔枝季拉开帷幕。作为岭南佳果,荔枝从古至今一直备受人们喜爱,并被赋予特殊的文化内涵,留下诸多以荔枝为题材的文物。

了枝繁叶茂、挂有硕果的荔枝树;葵口盘内底露胎,贴塑泛红荔枝造型,这种泛红的颜色可能并不是有意为之,而是素胎烧造后自带的火石红色。青绿之中,这一抹丹红确实亮眼。

遣向崖州吃荔枝

荔枝多产于中国南方地区,尤以岭南最为多见,如今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。但是,在交通不便的古代,这种地域性很强且不易保存的水果,北方普通百姓是极难见到的。据《三辅黄图》记载,汉武帝十分喜爱荔枝。平定南越后,他耗费巨资在长安建造扶荔宫,并从交趾移植来数百棵荔枝树,但因气候差异过大,“连年移植不息,后数岁偶一株稍茂,然终无花实,帝亦珍惜之”。

唐朝,唐玄宗专修“荔枝道”(始于重庆涪陵,终于陕西西安)以便贵妃尝鲜。负责运输的驿使把采摘下来的荔枝,带叶密封于竹筒中,日夜兼程运至长安。诗人杜牧的“长安回望绣成堆,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描述的便是驿使千里送荔枝的情景。

宋徽宗是史书记载最早成功移植荔枝的皇帝。宋人

邓椿《画继》记载:“宣和殿前植荔枝,既结实,喜动天颜。”宋徽宗欣喜之余写下诗句:“密移造化出闽山,禁御新栽荔枝丹。玉液乍凝仙人掌露,绛苞初结水晶丸。”此外,他还绘有传世佳作《写生翎毛图》,画中的荔

枝树硕果累累,数只鸟雀掩映于枝叶间。赵佶没有去过闽地和岭南,但画中的荔枝树却极为写实。他很可能是以宣和殿前移植的荔枝为蓝本创作了这幅佳作。

海南是我国荔枝的主产地之一,很早就开始种植荔枝。北宋诗僧惠洪被贬崖州时,自我安慰道“天公见我流涎甚,遣向崖州吃荔枝。”

明代,海南荔枝种植已颇具规模。明代《正德琼台志》记载:“荔枝出琼山西南界宅念都者多且佳,有红、紫、青、黄数种……吾琼当岭极南,荔枝特盛,以不利红盐,故盛熟时饪食不及,街市担卖,值甚低。”

作为海南四大才子之一,丘濬毫不吝惜对故土嘉果的赞美:“世间珍果更无加,玉雪肌肤罩绛纱。”不过多数时间在京为官的丘大学士,想必也很难吃到琼州“街市担卖,值甚低”的荔枝。

到了清雍正年间,从史书记载来看,荔枝仍属难得的贡品。雍正帝曾朱批:“此物北方实属难得之物,即在庭诸大臣朕所亲信,不过间赐一二枚耳。”当时的直隶巡抚还曾为雍正所赐的两个鲜荔枝上折谢恩,可见其珍贵异常。

丹荔承祥瑞

荔枝谐音“利至”,与柿子组合谐音为“利市”,常被商贾视为财源广进的象征。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说:“东粤故多荔枝。问园亭之美,则举荔枝以对。家有荔枝千株,其人与万户侯等。有荔枝之家,是谓大室。”荔枝红艳的外壳,兼具观赏性和好彩头的寓意。三颗荔枝寓意连中三元,还有人将成熟裂开的荔枝视为人生运道大开的象征。故而《饮流斋说瓷》云:“荔枝纹者,取其红润圆满,吉庆之象也。”

荔枝纹在宋代逐步成为官方认定的祥瑞图案,用以标识官阶。“采章服饰,本明贵贱”,而服饰的区别之一就是带銙(古代附于腰带上的装饰品)纹饰。在宋代,荔枝纹金带銙最初是皇帝赐予臣下的赏赐品,后成为三品官员服饰的标志。西夏王陵曾出土一件“荔枝纹金带饰”,有学者考证其可能来自宋廷赏赐。此带饰呈长方形,用纯金锤揲而成,四周压出有凸棱的边框,中间饰以凸出的三组荔枝果及枝叶纹,材质与纹饰尽显奢华尊贵。

在江苏镇江博物馆珍藏的宋瑞果图鎏金银盘上,荔枝纹饰和其他瓜果图案被工匠雕刻成高浮雕效果,尽显宋人“状物逼真,寄情畅神”的生活追求。

明清时期讲究“有图必有意,有意必吉祥”,此时的荔枝纹有祈愿子孙繁衍的吉祥寓意。荔枝与桃、石榴、佛手等果纹图案组合,谓之“三多”(多福、多寿、多子)。云南省博物馆珍藏的清道光粉彩三多纹碗上,依次绘有折枝的石榴纹、寿桃纹和荔枝纹,用由浅入深的嫩黄和绿色绘出叶子,石榴、寿桃和荔枝则饰以红色。其中,三枚荔枝中,一枚红润若朱砂,另外两枚则是渐变的桃红色。

荔枝元素不仅融入古代书画、瓷器、玉器和漆器等艺术品的创作中,在女性首饰上也经常能看到它们的身影,尤以发簪、步摇等最为多见。这些精美的荔枝主题文物,不仅是古代繁荣生活的象征,也体现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。

浙江省博物馆藏元龙泉窑青瓷葵口荔枝盘(局部)。



宋瑞果图鎏金银盘(镇江博物馆藏)。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